

沙特阿拉伯性别隔离制产生的根源初探*

邢桂敏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世界史研究所,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近四十年来,虽然沙特妇女在教育、就业等很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甚至教育方面的增长率一度超过了男子,但性别隔离制并未因此而消失。沙特的性别隔离制之所以产生并得以持续至今,主要是由传统习俗与传统观念的束缚、社会文化的塑造、宗教、政府的强化、经济条件、父权制文化六个因素决定的。沙特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为其走出性别隔离制的牢笼开启了一扇门。

〔关键词〕沙特;性别隔离;根源

〔中图分类号〕K3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6-0021-04

在严格奉行正统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律的沙特,统治者一再向世界标榜,沙特政府和社会是有弹性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一谈到妇女问题时就又回到保守立场。近四十年来,虽然沙特妇女在教育、就业等很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甚至教育方面的增长率一度超过了男子,但在这一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恒久未变的法则,那就是性别隔离。虽说在全世界的劳动力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隔离,^{〔1〕}但在“伊斯兰世界盟主”和“穆斯林精神祖国”的沙特却把这种制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拟就对沙特的性别隔离制产生的根源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隔离制即禁止妇女与非本家族的男子接触。^{〔2〕}很显然,这里的隔离制就是指性别隔离或男女隔离。沙特的性别隔离根深蒂固、历史悠久,且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妇女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哪儿,性别隔离就跟踪到哪儿。笔者认为沙特性别隔离制的产生以至持续至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传统习俗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沙特妇女所受的约束可谓最多。这不仅是因为沙特有最浓郁的宗教氛围,而且由于沙特社会形态发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还处于原有的部落社会阶段,致使很多传统陋习流传至今,难以根

除,甚至有些习俗与道德、政治挂钩,违背了它就会受到“穆陶威”(道德警察)的惩罚,有可能被监禁。按传统习俗,妇女不得在非亲属的男子面前抛头露面,男女之间必须完全隔离。^{〔3〕}在伊斯兰世界最常见的隔离形式就是妇女戴面纱。“在许多地区,法律或习俗将妇女与世隔绝,或是幽闭于房子的某个地方——古雅典的内宅(gyneceum)或奥托曼的哈里姆(harim)——或是罩上面纱。关于面纱的最早记载来自公元前3000年的古代近东,当时该习俗与幽闭深居的联系已得到承认,因为古代阿卡德语中面纱一词与关门相同。”^{〔4〕}在沙特,成年女子外出必须戴面纱,若女儿不戴面纱,父亲就拒绝与她同行,习惯上妇女也不得单独出门、购物、旅游。即使到清真寺做礼拜时,男女的位置也是分开的,而且有很多“圣训”表明,妇女在家中礼拜更好。受这一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在1965年费萨尔担任国王后,妇女的教育、就业有了很大改善的情况下,性别隔离也未因此而消失。由于伊斯兰教创教后大批游牧民并未真正皈依,部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他们自身所带有的那种浓重的家族和部落观念就是沙特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一。在沙特社会中,妇女的贞洁对家族的荣誉至关重要,由此形成了隔离制,即禁止女子与家庭以外的男子接触。^{〔5〕}甚至在过去,正统的穆

*〔收稿日期〕2004-04-15

〔作者简介〕邢桂敏(1977-),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民族大学近现代史2002级硕士研究生。

斯林认为妇女的声音也是一种危险的引诱和噪音,不应该被非亲属的男子听到。“现在被视为是最极端的习俗与规范一般都涉及对妇女流动性的限制,理由通常为这是保护妇女使其免遭男人不受欢迎的侵犯的手段。”^[4]在沙特新式的住宅中也存在着传统思想的痕迹,例如,一些住宅建有分别供男女主人使用的卧室和大门,或专供接待女宾的阳台。在沙特的住宅内,后面是外人不得进入的闺房,妇女也不得随便同外来的客人会面,若是女客则与女主人呆在一起。沙特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并没有明确规定男女必须隔离,《古兰经》也并未像《圣经》那样有妇女“原罪”说,但受那些约定俗成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在西方人眼里,沙特乃至穆斯林妇女都是蒙着面纱而又受着压迫,是那种“厌恶女人的宗教”的受害者,外国人到此也要入乡随俗,即使英国大使夫人也不免受到“冷遇”——看赛马时不得不坐在外面的一条木头长凳上。

传统力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历经几次社会变革而不发生根本性动摇,甚至政府的影响都被传统力的适应性所破坏,因此,虽然政府对深深植根于千千万万沙特人灵魂中的性别隔离制的根除起着重要作用,但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途径应该是沙特全民尤其是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

我们认为传统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来源,因为社会变了,文化变了,人也该变了。

第二,社会文化的塑造。这是沙特性别隔离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如果把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棵树,那么能让这棵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是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男人狩猎、女人采集似乎已成了定式,至今世界上仍残留着这一古老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就是这一古老观念的翻版,这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而这种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规定性又是产生性别隔离的一个潜在而不可忽视的原因。任何东西一旦被社会所认可后,即使它是错的,人们也只能向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尺度靠拢。^[6]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只能按照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塑造自己。对于有些人来说,对这种价值标准的认同是做出痛苦牺牲之后的认同,某种意义上是生活的逼迫。更糟糕的是,当人们认可这种标准后,反过来又巩固了这一或许对她们不利的做出痛苦牺牲的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自己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文化的工具,在自己身上套上了枷锁。

沙特妇女就是这样,她们以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地位为代价换取社会的认可。长久以来,受传统文

化和宗教的影响,在沙特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眼里,性别隔离是性别关系的一个行为准则,并严格按照这一标准要求自己与他人,似乎遵守它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如有违背就会被视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背叛,甚至会遭到攻击。性别隔离生长在沙特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并慢慢地植入沙特人的心灵,这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有意无意地按照这一标准行事,甚至安心地遵从,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将戴面纱看成是增添威风而不是限制,是确定文化或民族身份的方式。^[4]更有甚者,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自愿退出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公众领域”,安心在家做个高水平的、符合标准的贤妻良母。可见,不仅沙特的男人这样要求妇女,一些想要获得尊重的妇女也这样要求自己,她们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一个“理想的伊斯兰妇女”,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妻子,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不但社会把她们塑造成伊斯兰的“圣像”,她们自己也这样做。

第三,宗教。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世界的灵魂,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和政治体系以及生活的总则。《古兰经》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男女必须隔离,但伊斯兰教说妇女要戴面纱,不能单独与非亲属的男子在一起。^[7]这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性别隔离的重要来源之一。性别隔离制在伊斯兰世界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埃及人》一书指出,“……男人有男人的世界,女人有女人的世界,两个世界不可以相互渗入。”^[8]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埃及,女病人宁愿死去也不接受男医生的治疗。在海湾地区,保守的着装及公共场合的男女隔离制成为伊斯兰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象征。^[9]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一些国家对伊斯兰教的解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放宽了隔离的限制,但在有些国家仍然顽固地坚持着。比如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强迫妇女进入完全隔离状态,反对她们参加任何社会事务;在伊朗设立隔离医院,禁止男医生看望女病人。在沙特,由于其特殊的宗教、社会状况,性别隔离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土耳其建立的世俗的共和国不同,沙特在建国之初就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沙特社会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沙特民众中有相当浓的原教旨主义气息。瓦哈比教义要求信仰者严格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办事,因此,沙特的性别隔离制历经几次顺应潮流的伊斯兰法改革而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瓦哈比教义的坚定的维护者是沙特的乌里玛阶层,

他们“是神圣的《古兰经》和瓦哈比教义的最忠实的捍卫者……,用瓦哈比教义指导和规范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监督和保持信仰的纯洁性。”^[2]沙特的劝善惩恶协会,亦称“公共道德委员会”,是个半司法性的独立宗教组织,它强制穆斯林公众遵守伊斯兰的各项要求,服从瓦哈比派的训诫。在男女之间设置隔离区便是其职责之一。^[2]

第四,政府的强化。不仅在沙特,甚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妇女问题都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妇女已成为各国维护伊斯兰特性的坚固堡垒之一。其实,法律和传统只是个解释问题。沙特的性别隔离从传统的社会习俗到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政府起了强大的“催化剂”作用。沙特是个非常保守的国度,又惯以两圣地的保护者自居,因此,非常重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伊斯兰形象。性别隔离成为政府树立形象、强化伊斯兰认同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街上、公共场所、教育和商业中,官方都坚持男女必须完全隔离。在饭店,若允许女子进入,要配有专用的‘家庭房间’。清真寺里也要男女分开祈祷。同样的隔离政策也适用于银行、政府部门和商店。”^[7]除了禁止妇女在陌生男人的公司上班和驾车外,妇女在公共交通中也要被隔离,为她们提供了专用门。(通常是后门)性别隔离是针对妇女的,是妇女所特有的。“妇女的身体成了战场,她们的服饰、隔离、行为……都成为与体制、政治和宗教意义相联系的场所。”^[10]“沙特政府制定的那些有关男女隔离的法规无论执行与否,都是为了显示政府对伊斯兰的认同。”^[11]因为这关系着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沙特的性别隔离是以宗教法律的形式认可的习俗惯例,是伊斯兰法中规定的,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遵守。因此,性别隔离在沙特是合法的,并受法律的保护。沙特王国把妇女看作是纯洁与堕落的重要标志,妇女的道德涉及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因此,为了避免不道德的行为发生,避免社会的腐化,隔离妇女也似乎顺理成章,甚至在学校以学生与异性的接触交往程度作为衡量学生的道德标准。为了让妇女完成她们的神圣使命,政府必须牢牢控制她们。“很多穆斯林社会把妇女的外貌、隔离作为穆斯林认同和抵制西方的首要标志,强迫妇女传递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10]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兴起的巨大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冲击下,政府自救的方法之一便是伊斯兰回归,即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中去,妇女又成为政府回应宗教复兴的牺牲品,性别隔离被进一步强化。

面对政府的强大压力,妇女逐渐认识到在遵守隔离制的前提下做事比较方便,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比如,可以上学、购物、工作。沙特的女子教育是严格按男女隔离的方式进行的,女校的男总监从不在学生在校时进校,用闭路电视解决男老师上课问题。如果没有男性亲属陪伴,妇女购物时到女子购物中心,在那里她们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因为那里都是女的。随着妇女运动的高涨以及受现代化的影响,虽然政府在伊斯兰框架内给了妇女一定的自由空间,但隔离制的存在意义并没有改变。“只要制度为其目的服务,它就会在沙特阿拉伯存在下去”。^[12]

第五,经济条件。虽然沙特政府规定在公开场合必须男女隔离,但由于现实的生活条件不同,城镇和乡村的隔离程度也有差别。一般来讲,中上层家庭的妇女由于经济条件较为宽裕,因此,基本上不太参与社会劳动。^[13]她们受隔离制的严格限制,不允许离开院子,外出必须穿长袍,戴面纱。而贫穷家庭的妇女并不是完全被隔离。^[9]因为这样的家庭没有条件雇佣仆人为她们劳动。不得不自己照顾菜园和家禽,甚至亲自到市场买东西。更为贫穷的家庭妇女不得不外出打工以养家糊口。在一些农牧家庭中,丈夫到城里工作之后,妻子便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现代化对性别隔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沙特的性别隔离。随着农牧民大批地向城市迁移,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大批劳动妇女不得不退出生产领域,成为专职的家庭主妇,这在事实上加深了城市移民家庭中妇女的与世隔绝。另外,一些丈夫也要求她们这样做,以使自己成为体面的“上等人”。似乎隔离已成为“财富”的一个象征。

第六,父权制文化。先从上面提到的隔离制的定义谈起。隔离制即禁止妇女与非本家族的男子接触。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被限制者是妇女而非男子。为什么会有这种限制?沙特乃至整个穆斯林社会把妇女的道德行为看作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所以严格限制妇女的活动空间。为了避免男子犯罪要把妇女隔离,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从宏观上讲,这主要源于浓重的父权制文化观念。伊斯兰文化就是一种父权文化,在这一文化框架内妇女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即家庭内。在沙特,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一个家庭都深受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妇女不受重视,流动范围受严格限制。性别隔离制便是父权制思想的生动体现。父权制就是一种性别等级

结构,在该结构中男人占支配地位而妇女则居从属地位。^[4]它为性别隔离制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妇女又无可奈何地把这一规定变成了应该和惯例

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中东社会的等级制家庭受到冲击,父权制文化正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14]出于多种原因,一些妇女退出生产领域的同时,一些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又从等级制家庭中走出来,成为挣工资的新角色,但并不是性别平等,因为她们的活动时间和空间被严格限制,如果有条件最好在家中办公。可见,这些妇女是带着新形式的性别隔离走向社会。这里用马格丽特·拉·玛瑞外特伯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如果相对应的环境没有发生变化,希望对伊斯兰的解释不厌恶女人,那是不合情理的。”^[10]

基于以上几种因素,性别隔离制在沙特还将长时间地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东各国妇女运动蓬勃兴起,各国都顺应形势进行教育改革,增加了妇女的受教育机会。沙特王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女子教育之路,这有利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沙特妇女走出性别隔离制的牢笼开启了一扇门。

〔参考文献〕

〔1〕Marjorie. *Women, Gender, Human Rights: a Global Perspective*〔M〕.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5.

- 〔2〕王铁铮.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261. 152. 158.
- 〔3〕钱学文. 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238.
- 〔4〕〔美〕梅里·E·威斯纳. 历史中的性别(中译本)〔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129. 128. 130. 15.
- 〔5〕黄民兴. 沙特阿拉伯妇女地位的演变〔J〕. 阿拉伯世界, 1992, (4).
- 〔6〕朱易安, 柏桦. 女性与社会性别〔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8.
- 〔7〕Anders Jerichow. *Saudi Arabia - Outside Global Law and Order*〔M〕. Curzon Press, 1997. 75. 78.
- 〔8〕秦惠彬. 伊斯兰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69.
- 〔9〕陈静. 海湾妇女: 历史、现状与未来〔J〕. 西亚非洲, 2002, (3): 61- 64.
- 〔10〕Margaret L. Meriwether. *Social History of Women and Gender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M〕. Westview Press, 1999. 188. 198. 199.
- 〔11〕Suad Joseph, Susan Slyomovics. *Women and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168.
- 〔12〕〔英〕彼得·霍布德. 今日沙特阿拉伯(中译本).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1. 157.
- 〔13〕黄民兴. 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128.
- 〔14〕Elizabeth Fernea. The Challenges for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21st Century〔J〕. Middle East Journal, 2000(54): 2.

Original Exploration of Causes for Production about Gender Apartheid System in Saudi

XING Gui- min

(Institute of the Worl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Recent forty years, although women in Saudi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occupation, etc, even the rate of increase ever overtook man in education, however gender apartheid system wasn't called off. The main causes were as follows: restraint of traditional mores and conventional concept, form of society enforcement of government, religio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culture of patriarchy. Improvement on female education opened the door to do away with the cage of gender apartheid system.

Key Words: Saudi; Gender Apartheid; Causes

〔责任编辑 葛鑫〕